

【学府选本】

曹文轩◆主编

小说卷·下

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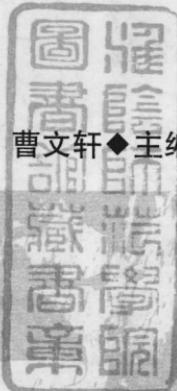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学府选本】

# 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

## 小说卷·下

曹文轩◆主编



503092

2001年·北京



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小说卷/曹文轩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301-04234-5

I . 世… II . 曹… III .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2420 号

书 名: 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下)

著作责任者: 曹文轩 主编

责任编辑: 高秀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234-5/I·544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8.5 印张 482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 序

距今，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 50 余年的路程。对于这段历史的文学，我以为我们给予了太多的、它实在无力承受的颂词。到目前为止的各种当代文学史，对这 50 余年的文学成就所作的价值判断，是否恰如其分，学界同人心里都很明白。50 余年，过眼烟云，已成明日黄花。对于这段文学史，也许是日后的文学史家们最难处理的。但，若文学果真有它恒定的标准和恒定的存在理由的话，对于后 20 年左右的文学，大概还是会较容易达成共识的。从它日益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并正在得到来自各方面的荣誉，我们便能获得一种信心。在这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由苦难积累的经验，由国门洞开而获得的丰富思想的滋养，由学识增长而带来的修养与素质，所有这一切，促成了中国作家的精锐分子，对文学的历史反复进行了具有批判性的反思。会聚在这里的作品，也许在以后的历史中，仍不被看好，但它们毕竟显示了一定的辉煌——尽管这一切发生在世纪末，稍微迟了一些时候。它们以饱含强烈的突破欲望、渴望逼近艺术的文字，至少向我们表明，中国的作家们毕竟长了许多新的见识，而这些新的见识，将被证明，它们会进一步端正中国文学的走向，使走在自己应该走的路上——

## 一、必须认清自己具有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他既需要具备一般知识分子的品质,同时又需要与一般知识分子明确区别开来。他既要承担作为知识分子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使命,又要承担作为作家所必须承担的特殊义务与使命。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注视“当下”——当下的种种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重大的,也可以是细小的;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面对眼前的社会景观,他无权视而不见。他必须发言,必须评说与判断。“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被规定为:他必须时刻准备投入“当下”。当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竟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时,他则已放弃了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坚守。知识分子应当知道,集会、沙龙、讲坛、电台、报刊都是他体现知识分子时代良知的阵地。他应当随时出击。这个社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人的存在,才使美德得以保存并有所张扬,才使丑恶有所收敛并有所衰灭。社会的运转与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知识分子。由于在他们的眼中揉不得半点沙子,他们又总是要使自己永持“话份”,因此,知识分子常常处于作战与被围困的状态。他们不是胜利者,就是失败者,但最终是他们获得了胜利。这种胜利既是精神上的,又是具体的、非常物质感的。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强劲的驱动力。知识分子应当时刻揣摩自己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与社会的一种紧张关系中,他应向世人闪烁出一番知识分子形象的光彩。一个作家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时,就应当为对这一角色的守卫而不顾一切。

然而,当他在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种——作家时,他则应该换上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价值取向。他首先必须明白,他要干的活,是一种特别的活,那个活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干的、也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干得了的活。他当然也应该关心“当下”,但此刻的“当下”,绝非是婚姻法出台的“当下”或棉蚜虫肆虐棉田的“当下”。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跨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有一个同一的天空。社会、家庭、个人智力、若干偶然性遭遇、文化背景、知识含量、具体的生存环境，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必然造成人与人在经验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或者是巨大的，犹如沟壑那般不能消弭，或者是微细的，而微细的差异恰恰更难加以消弭。差异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了让别人辨认的特征，我们互相对望，在滚滚的人流中可以认出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异样”，一份“特色”。入学应该看中的正是这些“异样”与“特色”。

然而，发生在创作过程中的“端着金饭碗要饭吃”的现象居然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不争的事实。绝大部分企图成为作家的人，永远只是作为一个作者而未能坐定作家的位置，就在于他们在日复一日的辛勤写作过程中，总不能看到自身的写作资源——那些与他的生命、存在、生活息息相关、纠缠不清的经验。他撇下了自己，而以贫穷、空洞的目光去注视“另在”——一个没有与他的情感、心灵发生过关系的“另在”。这个“另在”，一方面是离他远的他人生活，一方面竟是别人的文学文本——他以别人的文学文本作为他的写作资源。竭尽全力的模仿，最终只是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个“生硬而无味的复制品”。

这种情状的原因既在个人，又在社会——某种风尚的社会阻碍了写作者与自身经验的亲近。这个社会强调的是公共(集体)经验，而忽视个人经验。

“写作是一种回忆。”但能够被回忆的，只能是个人记忆。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用珍贵如金的文字保存住了一份又一份的个人记忆。这些众多的个人记忆加在一起，才使一个生动的、神采飞扬的历史得以保存。集体的历史的记忆，是建立在无数的个人记忆之上的。《红楼梦》的历史价值，是当时的任何一部典籍、宫廷记录、野史都无法替代的，任何一位史官都无法与作为文学家的曹雪芹相媲美。《红楼梦》使那段历史得以存活——我们只有在阅读《红楼梦》时，我们才有具体的感觉，仿佛它就在我们身边。尽管一个作家在进行真正的文

学创作时，并不将呈现历史当作自己的惟一重任，但，只要是他尊了自己的个人记忆，写出了他的那一份绝不雷同于他人的独特感受就一定会在客观上呈现历史。《红楼梦》无疑也使我们获得了历史记忆。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也许有责任倾向于集体记忆，而文学家则应当倾向于个人记忆。正是因为有文学家的存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概念才获得了形象的阐释，才使这些概念有了生命感。

是“个人经验”而不是“私人经验”。“私人经验”与“个人经验”在语感上有所不同，在实质上也有所不同。前者似乎偏指一种隐私的不宜张扬的、并与“人权”之类的概念有一定关系的个人生活。这种个人生活是远离或偏离大众生活的，甚至是逃避道德追踪的。而个人经验是不必忌讳的，是光明正大的，尽管是个人的，但却是正当的合法的。

强调个人经验，并不意味着对人类集体经验的逃脱，而恰恰是期望以它的独特性质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别性而对人类的集体经验加以丰富。

### 三、必须将想象力放置于应有的位置。

“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想象力”。这只不过是一种感觉。这一感觉应转变为大声疾呼，转变为触目惊心的警示，转变为时时刻刻的提醒。

作为创造了“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之神话国度的当代中国作家，应在面对先人们的强劲想象力时感到汗颜，感到无地自容。

文学当然可以倾向于模仿存在，但文学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模仿存在，它应将更多的篇幅应用于创造世界——创造一个可能的世界，甚至创造一个不可能的世界。而这时，必须得到想象力的支持。想象力在作家的艺术构思中犹如一只巨鸟，它翱翔于茫无边际的思维之空间，一个个我们在现实中无法见到的画面，便向我们迎面扑来。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明白以上这些本来一开始就应该知道的重要道理(当然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道理),中国作家也许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然而,当我们阅读这些依然还显幼稚但又透露出成熟气息的作品,并对未来能有一个良好的预感时,觉得如此付出,也许是不必过于后悔的。

曹文轩

2000年11月18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 目 录

1989

余 华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1

1990

阿 城 专业·炊烟·大风/34

许 辉 夏天的公事/42

杨争光 黑风景/76

1991

刘震云 一地鸡毛/128

李森祥 小学老师/174

1992

余 华 活着(存目)

1993

须 兰 宋朝故事/198

1994

毕淑敏 翻浆/236

陈 染 饥饿的口袋/249

戈 麦 猛犸/265

2 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下)

- 戈 麦 游戏/269  
林 白 回廊之椅/274

1996

- 贾平凹 制造声音/303  
韩少功 马桥词典(存目)  
王安忆 长恨歌(存目)  
迟子建 日落碗窑/309  
林斤澜 门/359  
叶兆言 纪念葛锐/366  
池 莉 两个人/379  
王 荫 掌中岁月/396

1997

- 阿 来 尘埃落定(存目)  
李国文 缘分/419  
刘庆邦 少男/446  
赵 刚 露天电影/457

1998

- 王安忆 轮渡上/471

1999

- 铁 凝 永远有多远/478  
红 柯 太阳发芽/519  
鬼 子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529

后记/579

1989

#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余 华

很久以来，我一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我居住的地方名叫烟，我的寓所是一间临河的平房，平房的结构是缺乏想象力的长方形，长方形暗示了我的生活是如何简洁与明确。

我非常欣赏自己在小城里到处游荡时的脚步声，这些声音只有在陌生人的鞋后跟才会产生。虽然我居住在此已经很久，可我成功地捍卫了自己脚步声的纯洁。在街上世俗的声响里，我的脚步声不会变质。

我拒绝一切危险的往来。我曾经遇到过多次令我害怕的微笑，微笑无疑是在传达交往的欲望。我置之不理，因为我一眼看出微笑背后的险恶用心。微笑者是想走入我的生活，并且占有我的生活。他会用他粗俗的手来拍我的肩膀，然后逼我打开临河平房的门。他会躺到我的床上去，像是躺在他的床上，而且随意改变椅子的位置。离开的时候，他会接连打上三个喷嚏，喷嚏便永久占据了我的寓所，即便燃满蚊香，也无法熏走它们。不久之后，他会带来几个身上散发着厨房里那种庸俗气息的人。这些人也许不会打喷嚏，但他们满嘴都是细菌。他们大声说话大声嬉笑时，便在用细菌粉刷我的寓所了。

那时候我不仅感到被占有,而且还被出卖了。

因此我现在更喜欢在夜间出去游荡,这倒不是我怀疑自己拒绝一切的意志,而是模糊的夜色能让我安全地感到自己游离于众人之外。我已经研究了住宅区所有的窗帘,我发现任何一个窗口都有窗帘。正是这个发现才使我对住宅区充满好感,窗帘将我与他人隔离。但是危险依然存在,隔离并不是强有力的。我在走入住宅区窄小的街道时,常常会感到如同走在肝炎病区的走廊上,我不能放弃小心翼翼。

我是在夜间观察那些窗帘的。那时候背后的灯光将窗帘照耀得神秘莫测,当微风掀动某一窗帘时,上面的图案花纹便会出现妖气十足的流动。这让我想起寓所下那条波光粼粼的河流,它流动时的曲折和不可知,曾使我的睡眠里出现无数次雪花飘扬的情景。窗帘更多的时候是静止地出现在我视野中,因此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考察它们的光芒。尽管灯光的变化,与窗帘无比丰富的色彩图案干扰了我的考察。但当我最后简化掉灯光和色彩图案后,我便发现这种光芒与一条盘踞在深夜之路中央的蛇的目光毫无二致。自从这个发现后,在我每次走入住宅区时,我便感到自己走入了千百条蛇的目光之中。

在这个发现之后很久,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那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子向我走了过来。她走来是为了使我的生活出现缺陷,或者更为完美。总而言之,她的到来会制造出这样一种效果,比如说我在某天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卧室里增加了一张床,或者我睡的那张床不翼而飞了。

事实上,我与外乡人相识已经很久了。外乡人来自一个长满青草的地方,这是我从他身上静脉的形状来判断的。我与他第一次见

面是在一个夏日的中午,由于炎热他赤裸着上身,他的皮肤使人想起刚刚剥去树皮的树干。于是我看到他皮肤下的静脉像青草一样生长得十分茂盛。

我已经很难记起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认识外乡人的,只是觉得已经很久了。但我知道只要细细回想一下,我是能够记起那一日天空的颜色和树木上知了的叫声。外乡人端坐在一座水泥桥的桥洞里。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在夏天的时候让我赞叹不已。

外乡人是属于让我看一眼就放心的人,他端坐在桥洞里那副安详无比的模样,使我向他走去。在我还离他十米远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会去敲我长方形的门,他不会发现我的床可以睡觉可以做梦,我的椅子他也同样不会有兴趣。我向他走去时知道将会出现交谈的结局,但我明白这种交谈的性质,它与一个正在洗菜的女人和一个正在点煤球炉男人的交谈截然不同。因此当他向我微笑的时候,我的微笑也迅速地出现。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交谈。

出于谨慎,我一直站立在桥洞外。后来我发现他说话时不断做出各种手势。手势表明他是一个欢迎别人走入桥洞的人。我便走了进去,他立刻拿开几张放在地上的白纸,白纸上用铅笔画满了线条,线条很像他刚才的手势。我就在刚才放白纸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知道这样做符合他的意愿。然后我看到他的脸就在前面一尺处微笑,那种微笑是我在小城烟里遇到的所有微笑里,惟一安全的微笑。

他与我交谈时的声音很平稳,使我想起桥下缓缓流动的河水。我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声音。鉴于我们相识的过程并不惊险离奇,他那种平稳的声音便显得很合适。他已经简化了很多手势,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去关注他的声音。他告诉我的是有关定时炸弹的事,定时炸弹涉及到了几十年前的一场战争。

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上海守军司令汤恩伯决定放弃苏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镇守小城烟的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连夜撤离。撤离前一个名叫谭良的人,指挥工兵排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